

第

伍

卷

知侠文集

于友先



頭鎮上夜

王女笑牛

飲上昌邑

青島出版社

第
伍
卷

知侠文集

于友先



青
島
出
版
社

鲁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侠文集. 第五卷/刘知侠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1. 5

ISBN 7-5436-2449-4

I. 知... II. 知... III. ①刘知侠-文集②刘知侠-书信集③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4837 号

- | | |
|-------|------------------------------------|
| 书 名 | 知侠文集(第五卷) |
| 编 著 者 | 刘知侠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
| 邮购电话 | (0532)5814750 5814611—20 |
| 责任编辑 | 徐 诚 |
| 特约编辑 | 万永全 |
| 装帧设计 | 仇宏洲 |
| 照 排 |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公司 |
| 印 刷 | 胶南市印刷厂 |
| 出版日期 |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32 开(850×1168 毫米) |
| 印 张 | 22.25 |
| 插 页 | 8 |
| 字 数 | 532 千字 |
| ISBN | 7-5436-2449-4/I·379 |
| 定 价 | (全集 5 卷)190.00 元 |



作者 知侠

1947年冬与前妻
刘苏



1988年春节与孩子
们在一起



1991年8月，去世前半个月
在田横岛最后一张合影





1987年10月24日与端木蕻良于深圳



1991年9月2日晚，知侠的最后夜晚(1991.9.3去世)与战友于冠西夫妇在一起

1991年夏，与林默涵、孙岩夫妇，杜宣、叶露茜夫妇



1995年夏，《黄昏雨》首发式

148

振华：

我于昨天(15日)下午三时回到泗水。昨天早上,为了赶火车,4点就起了床。这时还没有公共汽车,原打算和小四骑车去车站,因为天还在下雨,路上泥水过多,又怕淋湿了行李,所以只好步行,小四扛着行李,我把手提包和旅行袋结在一起搭在肩上,就离家上路了。振华,在雨水中走路,对我们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在行进中我感到肩上的旅行袋是不轻的,因为振华为我买了不少吃的东西。应该说,我扛的是振华深厚的情意,所以走起来一点也感觉不到累。从家到车站的路程是比较远的,可是我没有休息,甚至没有换一下肩就到了。小四把我送上火车,直到开车了,我还没有见到约好一道走的希坚。小四走后,我一个人坐在座位上(旅客并不多),望着雨水打着的车窗,窗玻璃上的水柱像离人的泪水一样往下流。当列车驶过十二马路时,我望着新建的畅通无阻的大马路,望着另一股道上的桥身……我的振华啊,你知道我的心情是什么味道。

列车开出去不久,希坚就从另一个车厢来找我。我们坐在一起,从表面上看不寂寞了,不过我还是比较沉默的。后来他约我来一盘围棋(他事先已画好棋盘),为了消磨时间,我只得答应。下的结果,振华也会估计到的,肯定是我输了,因为我的心并不在围棋上。

十点多钟到了兖州,要到下午一点半才有去泗水的汽车。在这中途要待两三个小时,怎么来度过呢?只好无味地到处走走。这时我想到三天前振华要送我到兖州,被我坚决劝阻了,如果振华真的在三天前送我到兖州该多好啊,这两三个小时不但不嫌长,甚至还感觉时间太短哩。不过,冷静下来想想,不许振华送还是对的,特别是我们青岛之行之后。那天振华为我缝皮帽的衬布时,就流泪了。

芳 林 嫂

——《铁道游击队》人物续篇

谨以此篇来深切悼念在十年浩劫中救助过我的芳林嫂——刘桂清同志

第一章 芳林嫂其人

1985年初春，芳林嫂去世了。我失去一位值得敬重的亲密战友，十分悲痛，心里就像抛进一个带刺的物体在转动，使我一阵阵绞痛。

她逝世那天，我有任务出发在外，没能和她的遗体告别。如果我在那里，伏在她灵前痛哭一场，也许会稍感轻松些。噩耗使我在精神上，整个为丧失亲人的痛楚所压倒，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天长吁短叹，她的形象在我脑际萦绕。一想到她慈祥的面容，充满智慧的眼睛和微带戏谑的言谈，一想到她高尚的品德和倔强的性格，她为革命，为战友，无论冒着多大的风险，都能无私地挺身而出，奉献出自己的果敢行动，我心中那带刺的物体，就更迅速转动起来，我的眼睛就涌出泪水。我为有这样一位战友而感到自豪。可是她却离开了人间，再也看不到她了。

芳林嫂病重时,我和老伴真骅最后一次去看她,这时她已从医院回到家里,病情二次恶化。当时她已昏迷地躺了两天,水米没沾牙。她虽然没睁眼看我一下,没和我说一句,可是我们的战友之情,在她奄奄一息的生命中,还是迸发出一点火花。

芳林嫂患的是脑血栓。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帮助铁道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两次被敌人捕去,遭受各种酷刑,至今身上还留着累累伤痕,伤势最重的是头部。敌人用铁棍砸她的头,把她的顶盖骨砸下一个大坑,至今还没复原。每逢天阴下雨,头部就感到巨痛、发胀、发晕。现在她患了脑血栓,新病加上旧伤,所以她的病发作,比一般的脑血栓的患者要严重得多。

我去看她,她已有些不省人事了。她静静地躺在床上,满头苍白的乱发,面目清癯,态度安详,没有痛苦的样子,这和前几次来看她大不相同了。那时,她的眼睛还睁着,虽然吐字不清,但嘴里还能叽哩咕噜地说着,而现在她眼不睁、嘴紧闭,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只能微弱地呼吸着。芳林嫂的四女儿对床上的母亲说:

“妈妈,大叔和婶子来看你了。”

芳林嫂没有反映。我给她带来一些人参麦乳精之类的营养品,看来她也不能吃了。我到床边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只微微蠕动了一下。

我问四女儿这些天芳林嫂吃的怎么样?四女儿忧伤地说:

“前天下午还喝了半碗稀饭。从昨天起,她不但不吃饭,连口水也不喝了。”

这么严重的病,再不吃,能支持多久呢?我感到着急,低低地说:“这样不行,一定劝她吃顿饭。”我就问四女儿:

“还有饭么?”

“有,刚才煮的大米稀饭。”

“来,再喂喂她。”

四女儿盛了一小碗稀饭在芳林嫂脸前,用汤匙往老人嘴里送,

我和老伴在旁边劝说着：

“二嫂，快吃一点，不吃饭怎么行呢？吃好了，病会慢慢好起来的。”

四女儿把汤匙递到芳林嫂的嘴边，触动着嘴唇，可是芳林嫂还是不张口。

“妈，快吃啊！”

四女儿用汤匙拨开了妈妈的嘴唇，送进去半汤匙稀饭，饭从嘴角又流出来，显然芳林嫂的牙在咬着。四女儿为难地仰望着我的眼睛，又涌出了泪水。她说：

“大叔，你看妈妈一点也不吃。”

我从四女儿手中接过了饭碗和汤匙，要亲自来喂芳林嫂。我一边把盛稀饭的匙子递到她的嘴边，一边说：

“二嫂，我来喂你，快吃点吧。”

她还是不张口。

这时四女儿急了，她拍着盖在妈妈身上的被子大声地喊叫着：

“妈妈，快吃吧，这是大叔在喂你！”

芳林嫂的脸部肌肉微微蠕动了一下，显然她还有听觉，四女儿的话她听见了，接着吃力地微微张开口，吞下了汤匙里的稀饭。看见芳林嫂吃饭了，她的四女儿笑了，我和老伴也感到高兴，我又满满地舀了一匙子稀饭，送到她嘴边，并说：

“二嫂真好，多吃一点。”

第二匙子又吃下去了，由于盛的多，她下咽时，喉头下边微微发出“咕冬”的声响。我又舀了第三匙子，她也吃了。当我们正为芳林嫂能够顺当地吃饭而感到欣慰时，第四匙子她不吃了，匙子触着嘴唇，她也不张口了。硬从嘴唇之间送进去，稀饭又从嘴角流出来。

在喂饭的过程中，我理会了一个问题。我认为她是能吃饭的，但是她不吃了。这一点她是下了决心了。我理解她倔强的性格，我便没再强让她吃稀饭。

芳林嫂考虑了自己的病情和今后的生活与处境,她果决地采取了这一早日离开人世的步骤——绝食。是的,她四肢瘫痪地病倒在床上,吃饭、喝水、吃药都需要人喂,她躺在病床上时间久了,想翻身,也得有人帮她把病体翻过来;还有大小便呢,也要人帮助料理,有时大小便便在床上了,还得把被单撤下来去洗涤。而最难受的是她不能说话。上边所说的一切,都需要服侍她的人揣摸着时间去进行,稍一不周,就会给她带来痛苦。

芳林嫂对于瘫痪病应该是心中有数。这种病不容易治好。能够用药物控制住,不让病再发展就算不错了。

芳林嫂是个聪明、能干、性格极刚强的女人。在战争年月,为了帮助铁道游击队打鬼子,她在充满艰险的战斗环境里,出生入死,勇敢而机智地应付敌人。对待同志,她是热情、豪爽、无私的。谁有危难,她无论冒着多大的风险,都一丝不苟地给予救护。她救过不少同志的生命。在我和她接触的长时间里,深深感到她只是慷慨的付出,从不索取,更不要报答。如果有人得到她的好处,给她送些礼物去,她像受到污辱一样,会把你痛骂一顿,让你再拿回去。如果实在感到过意不去,你见到她,就拉着她的手说一声:“二嫂,你真好!”

芳林嫂听了会笑骂两句接着就说:

“大兄弟,咱姐妹还有什么好说的!”

她虽然戏谑性地骂你,那是表示她已感到高兴,同志的友谊又增进了,她就满足了。一切就算过去了。

像芳林嫂这样坚强的妇女,现在四肢瘫痪,一切都需要人照顾,她这样活着,除了拖累儿女,还有什么意义呢?她愿及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符合她的性格的。

我喂她稀饭,我们亲密的、经过艰苦斗争考验的战友之情,在她微弱的生命中迸出了火花。她犹豫了一下,在平时她下了决心的事,是不易改变的,可是现在她有了些微的动摇。因为在这最后决

别的时刻，她有多少话要说，有多少情感要表达啊！可是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惟一能做到的是这一匙匙的稀饭，是吃还是不吃？吃吧，她实在不愿意；不吃吧，又怕我难过。其实这三汤匙稀饭，对于她恢复消逝的生命，是无济于事，不起多大作用的，可是喂和吃都成了我们友情难得的流露。

回想起我和芳林嫂的战友情谊，永远不会忘怀。

革命是个大的事业，每个同志都在这个或那个集体里工作或战斗，到处都有着人与人的关系。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认识的人也逐渐多起来。多少年过去了，回首过去，有许多一道工作和战斗的同志，为时间所淹没，再想不起他们的模样了；也有个别或极少数的人，由于印象不佳，想到他们，只能使人摇头、叹息不已。但是却有不少同志，不仅不会忘记，而是一想到他们就肃然起敬，因为他们在艰苦的战争年月，在残酷斗争的关键时刻，有的和你患难与共，在困难中给你以力量，搀扶你前进；有的在你迷惘辨别不出方向时，及时地在你背上猛击一掌，促使你猛醒。更有的同志当你在极险恶的旋涡中挣扎，他伸出了援助的手。这些同志给你的印象，是永远也不会泯灭的。一想到他们就感到亲切，感到激动，深切的怀念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而芳林嫂就是属于这后一种同志。她的真诚的战友光辉曾照亮了我一段艰难的革命历程。

我是在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前后，两次访问在铁道游击队时认识的芳林嫂的。全国解放后，我和芳林嫂及铁道游击队的几个领导骨干一直保持着联系。当然，这些同志包括芳林嫂在内，都是《铁道游击队》长篇小说几个主要英雄人物的原型。在创作这个长篇小说之前，我和铁道游击队的两个领导干部又到枣庄、微山湖去转了一圈。旧地重游，重温了抗日时期他们在这一带活动的战斗生活。回来以后，我就写了这部小说。后来，小说要改编电影，我又找他们听取意见。总之，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还是不断来往的。因此，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在不断地增进。由于芳林嫂在全国解放后移居济

南,有一大段时间,我们曾同住一个城市,和她就有更多的接触了。

说起来,我和芳林嫂已是 40 多年的老战友了。用她常对我说的话,就是我们是革命的“老姐妹”了。铁道游击队的干部和队员都称她“二嫂”,所以我也叫她二嫂。她见到我从来都是大兄弟长大兄弟短地和我说话。由于她对铁道游击队抗日战争的出色贡献,我在《铁道游击队》中歌颂了她。想不到当她年逾花甲时,又遇上了十年浩劫。这次浩劫名之谓“文化大革命”,但是它却是一场充满腥风血雨,极残酷的生死搏斗。从伤亡的人数和在物质上的破坏程度来说,不次于一次大的战争,几乎把建设了十七年的社会主义祖国推向崩溃的边沿。就在这震动亿万人民心灵的大风暴中,芳林嫂挺身而出,威风不减当年,怀着对革命的忠诚,对亲密战友的爱护,冒着极大的风险,掩护了被人追捕的王强(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八个月;掩护我四个月;还有两个区委一级的干部,使他们免于遭难。

在这人人感到惊心动魄的大动乱年代,她竟敢掩藏在台上台下高喊要打倒的“走资派”和要砸烂狗头的“反动学术权威”,稍一暴露,是会为她招来严重恶果的。可是芳林嫂毫不畏惧。她有在战争年月里锻炼出的胆识,她具有帮助铁道游击队对敌斗争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当“文攻武卫”拿着棍棒,如狼似虎地在街上横冲直撞,到处抓“牛鬼蛇神”的危急时刻,她很坦然,从容不迫地对付着一切。不同的是在战争时期她对付的是日本鬼子、汉奸和武装特务,而现在对付的是无法无天的“造反派”。一切都在她运筹帷幄之中,她一点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她称那些“造反派”都是一伙胡闹的“毛孩子”。当我到她家隐藏时,正是 1968 年 4 月,武斗已达到高峰,各地和各单位“造反派”像疯了一样,私设公堂,对“走资派”进行逼供信,严刑拷打。在这一个月死的人最多。就是在这样严酷的情况下,芳林嫂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这时候王强已在她家隐藏了四五个月了。王强没走,我又进来了。在那样险恶的形势下,她勇敢地挑起了掩护我们两人的重担。如果不是芳林嫂当时对我的

救助，我也许已不在人间了。确切地说，她应该是我的救命恩人。

过去，我到铁道游击队访问时，对于芳林嫂在对敌斗争中的动人事迹，我是有所了解的。不过当时只能和她本人谈谈，并从其他的英雄人物口中间接地了解她的斗争表现。而在十年浩劫中，我在她家隐藏的实际接触中，才真正感受到她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妇女。她勇敢、刚毅、沉着。她虽然年老，身子也显得瘦弱，但她有坚强的意志，任何狂风恶浪休想撼动她。危险情况迎面扑来了，她是那么机智、从容、巧妙地安排，险情很快转危为安。她有预见性，可能发生的情况，她早估计到了。所以当问题到来时，她一点也不惊慌，因为应付的办法早已准备，情况再危险，只要按她安排的去作，就万无一失，如果违背了她的嘱托，就会出现漏洞，这时她就大发脾气，最终还得由她来收拾这一被破坏的局面。这是她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一面；另一面她又是心地善良的女人，她热情、诚挚，和她相处，你会处处感到她的友爱和温暖。她为你排忧解难，她是以女人所固有的细腻而深沉的情感，来烘暖着你的心。我就是这样在芳林嫂的掩护和热情照抚下，在她家度过了四个月。每每回想起来，心里总是热乎乎的，激动不已。在我心目中，她的形象比过去更高大了，更可亲可敬了。使我产生了写《芳林嫂》的愿望。这个愿望是强烈的，不把它写出来我同样感到压抑、难受，只有写出来我才感到轻松、畅快。这个续篇也想向《铁道游击队》的读者交待一下芳林嫂的晚年，告诉他们这个英雄人物，在新的历史时期还是大有作为的。这也算我对亲爱的二嫂的一点悼念之情吧。我在前边提到铁道游击队的几个人物时说，包括芳林嫂在内，都是小说中人物的原型。那么芳林嫂原型和《铁道游击队》小说中的芳林嫂有什么不同？这个英雄人物是怎样形成的呢？这里要稍微再啰嗦几句了。

小说中塑造的英雄人物，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抓住人物的本质和典型事件，舍弃那些繁琐的、重复的和次要的东西，并用其他类似人物的细节和事件来丰富和补充他，

经过集中概括和加工,使他上升为典型。这时他和生活中的原型相比,可以说基本上是这个人,但已不完全是这个人了。因为典型了的生活,比原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完美,更富有典型性。经过塑造的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有的只有一个原型(原型也叫模特儿),有的有好几个。王强是一个,刘洪就是两个,而芳林嫂却有三个。

1945年我到铁道游击队采访时,在微山湖畔结识了他们的正副大队长和政委,还有长枪中队和短枪队的队长及短枪队的一些骨干队员。这些英雄人物和我畅谈了从枣庄到津浦铁路干线的一系列惊人的歼敌故事。我又走遍微山湖边和铁路两侧,察看了他们战斗过的地方。他们所以能在这敌人紧紧控制的交通线上站住脚,和敌伪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搏斗,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因为我也访问了曾经历尽艰险、大力帮助过他们的人民群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个近于中年的大嫂。她们有的丈夫被日本鬼子杀害,怀着极大的仇恨,投入了铁道游击队的对敌战斗;有的不甘于遭受敌人的摧残,和丈夫一道秘密地为铁道游击队尽力;有的不仅她个人,还动员她的全家人拼全力帮助铁道游击队。她们的家常常是铁道游击队的秘密集合点和隐蔽场所。她们经常在极险恶的情况下,为铁道游击队站岗哨。到敌人据点里去刺探敌情,进行联络工作。有的队员遇到敌人追捕,她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们掩藏起来,机智、巧妙地应付着搜捕的敌人。有时他们那里活动的队员没吃的了,她们宁肯自己饿着肚子,也把家里的粮食拿给队员吃。就是借粮食也要让抗日战士吃饱肚子。她们也经受过最严峻的考验,有时叛徒告密,她们被敌人捕去,关进临城敌人宪兵队的监牢里。人们把敌人的宪兵队称为鬼门关,只要被抓进去,很少能活着出来的。她们在敌人的牢房里,受尽各种酷刑,可是从不低头,绝不泄露铁道游击队的任何活动情况。多少年来,铁道游击队的铁道线上的出色战斗,打得敌伪胆寒。在铁道游击队的多方营救下,她们被救出来了,她们抚摸着身上的伤痕,怀着更大的仇恨,又继